

人  
间

逢春阶 著



生  
活

山东友谊出版社

逢春阶

著

# 人间星话



山东友谊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人间星话 / 逢春阶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737-143-9

I . 人 … II . 逢 …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3080号

## 人间星话

逢春阶 著

---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http://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148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 (传真)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27mm × 203mm 32 开本

印 张: 8.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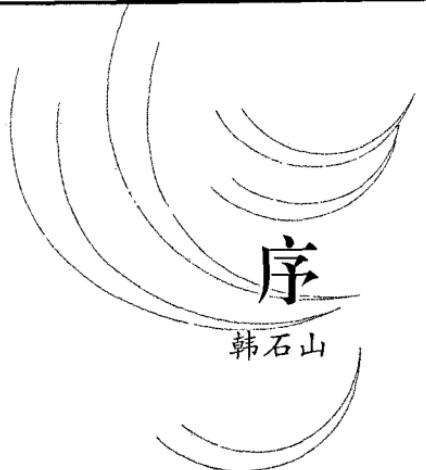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

(如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这世界上最狠毒的是什么？先前我以为，狠莫若狮虎，毒莫若蛇蝎，近来看了一位年轻人的文章，觉得自己还是太不晓事了。狮虎蛇蝎不过是比喻，比喻人的，真要和狠毒的人比起来，动物们还是差了些。

这个人就是大众日报社的逢春阶。

他的文章，就是近两年来发表在《大众日报·小逢观星》专栏上的系列文章。

真狠毒啊。

不踩着谁的尾巴谁不疼。我这么说，或者说 I 有这个感觉，当然是因为小逢的毒牙毒爪伤着了我。

那篇《韩石山算哪门子星》，光题目就让人生气。我说我是星啦？是他要凑“小逢观星”这个数，硬派了我个星，且是个“臭豆腐星”。文章中的那些事，有的是夸大其词，有的是无中生有，更有的是既夸大其词又无中生有。比如说某省请我开会，我不好好开会，却找几个小青年到小酒馆吃酒神侃，“喝醉了，一边夸自己的老伴百里挑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欣赏邻座的女孩子，再喝一口，又拿起手机给老伴打电话：‘我说啊，这里一个女孩子跟你年轻时一样漂亮啊！’气得老伴摔了电话。而此时，主持开会的人，找韩石山用餐，满头大汗找不到。”

你无情来我无义。还是直说了吧。这个会就是在济南开的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评选会，不是我找了几个小青年吃酒，是几个

小青年请我吃酒，这几个小青年的头儿就是小逢。也不是小酒馆，是他们报社旁边一个好像叫“微山湖”的特色酒店。什么邻座的女孩子，就是他们报社的小刘。时间也不是会议期间，是会议结束那天，吃过饭我就奔火车站去了，主持开会的人怎么会去找我？全是瞎扯嘛。

要是光这么编排我也还罢了，你看看，你再看看，多少当今有名的歌星和学者，叫他糟蹋得还成人样子吗——

王菲，多好的一个歌手，谁见谁喜欢，他却借了人家名字的谐音说人家是“绯闻之王”，你说恶毒不恶毒？（《孙悦孙悦你消消气》）

唐国强，不就是让收藏界评为中国十大书法家的第九名，他就给人家起个外号叫“唐老九”，还建议人家干脆息影当书法家算了，要演戏，就演《王羲之》，在舞台上当个真正的书圣，有写字的镜头不用找替身。（《书坛冒出了个“唐老九”》）

牛群去蒙城县当了三年副县长，他说人家此前就走了下坡路，是个病牛，经过这三年的积聚，该出“牛黄”了。盼着牛群早些把他的牛黄割出来，自己服一部分，剩下的让侯跃文、冯巩、李金斗、师胜杰，还有山东的那个“糖葫芦”，都服一点儿。（《牛群快出“牛黄”了》）

丹凤县要建“贾平凹文学艺术苑”，这跟平凹本人有多大关系？可是他却大加贬损：“你的家乡没有张家界的美、九寨沟的秀，也没喀纳斯湖的奇，只有你了！长得丑了点，凑合着卖了吧，趁着人气正旺。”（《咱把平凹卖了吧》）

陈凯歌的《无极》不管拍的怎样臭，片中让自己的老婆演个角色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腐败，就是在首映式上说是主演也不为过，孩子是自家的亲，生下孩子的老婆自然应当更亲。可你看小逢是怎么说人家的：“如果陈红是主演的话，那么山谷里的那群奔跑的牦牛每一个都是主演，主角光明骑的那匹马也是主演，它们下的力气，包括面部表情都比陈红丰富，尤其是那匹马的眼睛，看上去很深沉。”（《无极》无陈红会如何）

好了，好了，再不能引下去了。引了这么几段，我都觉得自己

呼吸有些急促了。再引下去，我怕自己会气晕了过去。

拍拍脑门揉揉眼，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心想，写下这么刻毒的文字的，是我曾在济南见过的那个一双杏仁眼眯眯地笑着的，个子不高，敦敦实实，憨朴得像农村小伙子似的逢春阶吗？谁说过“文如其人”的？如果那是通则，小逢该是个特例。复念，这世上哪有什么特例。相貌，心术，都不可信，可信的只有他做下的事。做出什么事，就是什么人。这才是一条万古不覆的定律。

冷静下来，由不得又想，在文化界，我也要算个歹毒之人了，酷评呀，刀客呀，恶名一串一串的。平日又自命为脸厚心黑，刀枪不入，怎么就会让小逢这么个愣小子气成这个样子？

此中必有蹊跷，何不学上一手？

细细品读，小逢文章的独到之处，还是让我摸索到了一些。一是大处着眼而小处入手，有缝隙要入，没缝隙砸个缝隙也要入。二是文章虽短，绝不干枯，预设埋伏，四面合围，不管怎样的调度，定要让它丰盈饱满，枝叶葳蕤。三是机警幽默，涉笔成趣。这个趣，每每出于常人的料想。四——我真不想说这个四，却又不能不说，这小子还是有点学问的，你看他，不管评价什么人，跳踉笑骂之外，总要引用那么一两句古文辞古诗词，且是那样的切当。这本是咱老韩的绝活儿，不意这小子用起来竟是这样的娴熟，几乎在咱家之上。

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以人品论文章。小逢的人品问题，我拟近日上书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社领导（这一手不是我觉悟高心眼好，是跟陈漱渝先生学的），认真地谈谈，要他们查处并将结果告我，要不我就——这话说大了，陈某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有办法，我是一点辙儿也没有。但小逢的文章，我还是要大力推崇的，一个小心眼是，你们不是说我狠毒吗，这世上还有比我狠毒的。从此之后，我的恶名就小了些，耳根子就清静些。

2006年10月11日于潺湲室



# 目录

序 ..... (1)

## 2004 年上

### 好诗在人间生长

——纪念臧克家有感	(2)
你的身份跟灵魂有关	(4)
刘震云被卖了个高价	(6)
刘晓庆,你着啥急	(8)
韩石山算哪门子星	(10)
给赵本山的公开信	(14)
巩俐你到底变不变	(16)
娱乐圈里的“猴子邓”	(18)
赵老师,你可别真有事啊	(20)
这是“咱们的”倪萍吗	(22)
没良心的牛振华	(25)
李金斗,你生谁的气	(27)
“鞠萍姐姐”还要叫多久	(30)
韩红红了 脾气大了	(32)
唐僧能“箍住”徐少华吗	(35)
孙悦孙悦你消消气	(37)
书坛冒出了个“唐老九”	(40)

2004 年下

范冰冰你掉的什么泪	(44)
张艺谋把我忽悠傻了	(46)
“有自知之明的赵忠祥!”	(48)
牛群快出“牛黄”了	(51)
冯巩得的是什么“病”	(53)
讨厌蔡国庆穷“蹀躞”	(55)
李湘有自己的理想	(58)
周杰伦的袜子臭烘烘	(60)
我向傅彪们致歉	(62)
张贤亮的“真”和朱军的“假”	(64)
韩磊请别太“蛮横”	(67)
王伯昭是“月饼盒子”	(70)
冯小刚你算不上名士	(72)
我喜欢陆川的“不成熟”	(75)
马季伏枥,志在哪里	(78)
王蒙真有荡妇心态吗	(81)
有眼不识周彦宏	(84)
不沾酒的“傻”黄霑	(87)
冯小刚,你是好贼哪!	(90)
“铜锤花脸”屠洪刚	(93)
杨振宁、杨钰莹和诗	(95)

2005 年上

怎么能对李湘“假如”呢	(99)
费翔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102)

耐看的“太后”归亚蕾	(105)
刘晓庆怎么就不能出文集	(107)
田亮的“信”和田横的“头”	(110)
苏小明艾敬，能唱就能演吗	(113)
谁在纵容齐秦耍大牌	(115)
刘嘉玲是条“美女蛇”	(117)
我和“新星”比脾气	(120)
老乡李敖是“老顽童”	(123)
让陈逸飞安息吧	(126)
郭晶晶你学学赵薇吧	(129)
远去的邓丽君	(132)
杨少华是个好老头儿	(134)
翅膀上粘雪的黑蝴蝶	(136)
“刘老根”不同千里根	
一再致赵本山	(138)
赵薇的任性哪儿去了	(141)
咱把平凹卖了吧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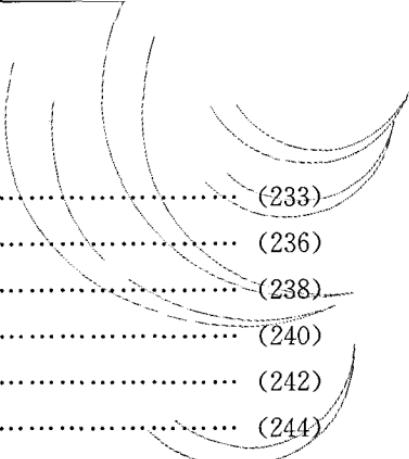
## 2005 年下

“芙蓉”与“隐秀”	(146)
亲亲嘴，开开枪 开开腔，亲亲嘴	(149)
“讲究”与“将就”	
——纪念赵丽蓉去世 5 周年	(152)
徐克和凯歌谁更牛	(155)
何炅、维嘉、谢娜，哭得不孬	(158)
黎莉莉离去了	(161)
好一个“康熙来了”	(164)
“高秀敏的娘该多难受”	(167)

是谁谋害了傅彪	(169)
“厨房明星”刘仪伟你傻吧	(172)
郎昆执导“春晚”有点悬	(175)
姜昆算得上相声大师吗	(177)
谁能“废”了黑楠	(180)
歌迷不追成方圆	(182)
朱时茂你没时间吗	(185)
聊“换妻”的作家真无聊	(188)
金雅琴是谁	(191)
宋佳心态不佳	(194)
陈凯歌的嘴脸讨人嫌	(197)
《无极》无陈红会如何	(200)
高仓健救了张艺谋	(202)

## 2006 年上

不仅为齐秦的乐手流泪	(206)
明星的儿女有光沾	(208)
本山该把“狗尾”砍掉	(211)
小小胡戈你瞎胡闹	(213)
咱有赵本山的气魄吗	(215)
陈建斌有“侠”味缺“儒”味	(217)
冯小刚“卖药”奥斯卡	(219)
巩俐的泪水为谁流	(221)
老的不仅仅是张曼玉	(223)
吴京安能演好施琅吗	(225)
吴秀波演出鬼子的“鬼”	(227)
“大姐夫”和“臭咧咕”	(229)
央视为何用余秋雨	(231)



阎肃“严肃”起来不容易	(233)
“哪个是李雪健?”	(236)
乐坛“恒星”周小燕	(238)
李梓萌康辉大胆播吧	(240)
李安不敢拍“红楼”	(242)
“三无”产品宋祖德	(244)
后记	(246)

**2004 年 上**

# 好诗在人间生长

——纪念臧克家有感

不知从啥时起，一提到诗人，或者说某某是诗人，就有人投来奇异的眼光，那眼神很明显地写着：他还写诗啊！好像现在写诗的人都不正常。

当代诗歌走向没落了吗？为什么自由体诗没人读了？诗人什么时候被人看作不正常了呢？我常常自己提问，但找不到答案。我爱独自在书房默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爱默想戴望舒的《雨巷》，还有臧克家写的《有的人》《老马》……原来，我怀疑自己心灵的麻木，但为什么那些经典诗句总让我激动不已呢？我明白了，我不是不喜欢诗，而是不喜欢平庸乏味的诗，无病呻吟的诗，假模假样的诗，没有生气的“死人”诗。好的自由体诗，真是太少了。好多的文朋诗友送给我诗集，但我翻翻就放在一边，那么多的分行句子，辞藻华丽，却不能拨动我的心弦，只有极少的几本让我爱不释手。我有时也替那些不能让我激动但仍勤奋的“诗人”难过。还有个别的诗人，自己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就装模作样地用自己的写作态度来感动人。有些诗人老是抱怨自己的诗得不到读者回应，为什么不能自己主动检查检查一下自己呢？你的情感距离跟读者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你的沸点能蔓延到多大范围？在写诗时，有没有不写出来就憋得难受的冲动？

臧克家的辞世，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我重新翻读他的诗，依然那么亲切。《有的人》一诗，好像本来已就生长在人间，恰如路边开放的小花，恰如夜里斜飘的秋雨，恰如岩上飞鸟的独吟。这都被臧克家采集、捕捉、倾听到！现在的诗人，采集、捕捉、倾听的功夫哪里去了？为什么写不出这样大气的诗句？臧克家是幸运的。一个本色诗人，一首诗，足以傲视群雄！

一位诗评家说我国当代诗歌是群峰连绵而高峰少。神州沃土上是该隆起几座奇峰的，但现在还没有迹象。诗境之广大，与人生同其广大；诗境之深邃，与人生同其深邃。孟子云：“充实之为美。”臧克家说：“什么都可以是假的，而诗却绝对不能！当它从苦痛而又欢喜中脱胎于诗人灵感的胞里时，它的生命不是单独的，是孪生的，它姊妹的名字叫‘真’。”

一代宗师离去了，但他的诗依然在人间生长，他的离去提醒诗人们，该理直气壮地写出有血有肉、更有骨的诗，写出滚烫的人间诗！

2004年2月20日

## 你的身份跟灵魂有关

演艺界的明星，浑身是新闻。不论是台上的表演，还是台下的表现，都会成为媒体的焦点，进而成为坊间谈资。近日韩国的明星李成延因为拍摄“慰安妇写真集”而惹起韩国人的众怒，李成延被韩国人无情地逐出艺坛。还有一则新闻是，“小燕子”赵薇也成为韩国最不喜欢的人，原因是，她曾经身着日本军旗装亮过相。这则新闻，咀嚼起来很枯涩。

好多的明星，总摆出一副天爷老子的姿态，什么话也敢说，什么事也敢做，只要是觉得能让自己更红更紫，更能赚钱，就可以突破一切底线。于是，厚颜无耻的奴才相、丧尽天良的野蛮相、假天真傻乎乎的愚昧相暴露无遗，以至于出现一些有辱国格，伤害民族感情的事。这些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举动，单凭给国人跪下，或抹着眼泪忏悔，就能抚平众怒吗？韩国人够较真儿的，不仅要“惩治”李成延，而且要封杀关于赵薇消息的网站，昔日韩国的“小燕子”迷也自动地跟她分道扬镳。在事关民族情感的问题上，我赞赏这个较真态度，我赞赏这种决绝和不留情面。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心灵曾经伤痕累累。

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没有指望了，因为民族精神是脊梁骨，脊梁骨都断了，到哪里去寻找挺起的腰杆？上世纪日本鬼子对亚洲人民欠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提起“慰安妇”、提起“花姑娘的有”，就勾起大家的沉痛往事，心灵的伤疤是难以愈合的。为纪念老舍诞辰，最近好多电视台重新播

出《四世同堂》，看到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丑行，就禁不住怒火中烧，这种情绪，是藏在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是纯洁的，不容有半点伤害。

公众人物，因为其在社会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都大大超过普通人，所以人们对其言其行的标准要求就非常地高。具体到演艺界，演艺明星可以说是离灵魂最近的人，台上表演人生百态，台下体味百态人生。怎么能马虎、随便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怎么能不时时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呢？我们看历史上那些杰出的艺术家，哪一个不是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护着自己的名声？哪一个灵魂不是纯洁得透明？

我们该明白，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决不能姑息迁就。忠告所有的演艺界有名的和无名的星们：你的身份跟灵魂有关。不维护灵魂的纯洁，不但没有“演戏”的资格，做人的资格也得打折扣。

2004年2月26日

## 刘震云被卖了个高价

“刘震云这小子！还成了星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小说家说的。这位小说家也为自己走不出文学之“圈”而焦虑，他面对下面的事实，表情复杂：刘震云中篇小说《手机》单行本首版印刷30万册，而同名电影票房收入更是一路攀升。这样的发行量和收益，对一个小说家来说，那可真算得上幸运。

3月15日下午，在北京《农民日报》编辑部，《手机》作者刘震云接受了我们近3个小时的采访。晚上，刘震云跟我们到一家比较高档的西餐酒店用餐，酒店老板半蹲着身子，毕恭毕敬地说道：“刘老师，您是大腕，我们接待您很荣幸。”刘震云作出一副谦逊状：“哪里，哪里。”其实，我感觉他心里乐滋滋的。他在体验当明星的感觉。

我敢说，刘震云走在大街上除了他妈妈，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就是一个平常人，如果肩上扛把铁锹，他就是建筑民工；如果手握方向盘，他就是开车的北京“的哥”；如果带着安全帽，那就是个挖煤工。如果没有小说《手机》，如果《手机》没改编成电影，如果电影不炒作，他的星光不会那么明亮。

因为大活宝冯小刚葛优张国立的掺和，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被卖出去了，而且卖了个高价。他创造的“审美疲劳”一词也成为流行语。作为小说家，他成功了。刘震云说，我决不给影视打工，但我欢迎影视给我打工。这句话看上去很牛气，其实他已经巧妙地承认了影视的力量。